客座贅語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九

遯園居士輯

鷺洲外史批

半山

王荆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以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政得其半故名若永慶寺在宋江寧府城內西北與去城至山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朝九日臺

在孫陵岡街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冶城後邪今大内東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西入引外壕水穿宮牆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謝公墩而半山里正以舊爲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爲余言積疑頓釋爲之大快蓋宋江寧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既有土人名字其爲荆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堙埸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

名猶賴有父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所應會試揭曉之日五鼓尚未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敞官大司馬業先知之當入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竟官至大司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言遂爲左券且兩公皆腰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歸

三公知人　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襄敏為諸生時，公即器重之，贈以己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三，有雋才，公大為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從部議予祭葬，

官峻為上林苑監事

李遠菴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端簡公曉為諸生先生大奇之許為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已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謁辭日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予見也已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遂逕不敢見先生端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遺先生憚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襪以贈先生遂逕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貞介如此

遠官騎驢

劉清惠公以僉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衙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騶訶之者公性頗卞往往厲聲色愧其人而去前輩居鄉體貌簡易乃爾不獨居鄉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爲南部尚書常同訪鄧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騶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則萬萬無舍車而騎者若大老爲此人必以失體訕之矣

半山詩句

金陵　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王荆公今檢其集中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可使百世而後髣髴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方有曰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蕖馥蕭灑亦兢時冥冥一川緑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如游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

路歷洊亭、又有曰西崦水泠泠、沿岡有洊亭、如遊土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藏一艓、如遊八功德水、有曰寒雲靜如癡、寒月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如思北山、有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井逕亦已沒、漫漫然禾黍村、如次韵約之、有曰魚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耽田里、老既尚方歸、開亭捐百金、於此掃塵跡、我行西州、旋税

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憩如陪王濟泉詩
有曰宋興古剎今長干靈耀臺廢荒榛蘗二泉相望
棄不渫西泉尚縈三石槃如東門有曰東門白下亭
摧甓蔓寒葩淺沙栈素舸一水宛秋煙翰林謫仙人
往歲酒壚家調笑此水上浩歌揚白花如遊章義寺
有曰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鞍拂榻寄午夢起尋北
山椒如飯新淨寺有曰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
自梅蕭長林黃梛芽短笭箵沙際來略彴桑間斷如
乙巳九月登冶城有曰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蹐

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干有絕壁弁包佳麗入江亭如過法雲有曰路過湖溝八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如示鄴寧長老有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覩此諸什當日名蹟髣髴見之盡自　國朝以鍾山爲陵寢後湖爲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潮溝燕雀湖遂皆

無復有跡可睹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幻化古稱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內外諸水

留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壕可容舴猛往來耳然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阻運瀆自斗門橋入西至鐵窗櫺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其河身原狹又民居侵占者多易為堙塞也頃工部開濬青溪運瀆其意甚韙然此河之開塞僅城中民家利搬運耳若郊外諸湖堙塞既多秦淮源遠而

受水復衆溯秦淮之發源一自黃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遶方山東面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鎮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澗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檝者而久爲田地侵蝕遂多狹窄且易淤墊唯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咽蓋溧水溧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閭夏秋江潮盛大上壅下

泛無支派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而鄉間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爲挑濬或令傷河有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幇出工値委兩縣五城官分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氾濫之憂而鄉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賦民食者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中目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爲國家計根本者也

守心戒行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原貫關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頎而清癯余於甲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又慈悲之意可匊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庋佛像曾為鼠嚙守心見而嘆曰畜生哉它豈不足而噉而殘我像耶既夕而鼠之伏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一洞深數尺許因搆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趺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具出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隕其半小屋靡碎矣人以為守心習靜久能前知戒生

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示寂就法堂右荼毘之時西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名甚著流聞掖廷兩宮皆有經幡之賜中使親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壺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風貌博聞彊記所爲詩古文辭奕奕負雋聲嘗讀書永慶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纂江寧邑志多出君手筆以滌倒名塲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進酒博

以耗其雄心久之遂卒弱侯先生故與君同研席推服君不容口爲草墓志極惋悼之致嗟乎自 國家以博士義取士高才生困此者多矣士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獨一伯年也與哉

傷逝

余少而嬾慢厭造請卽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墨韻時通往來頗諧衿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薦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

法書蹟四則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 祭酒著學士集

姚叔卿汝循 太守著錦石山藏稿

李士龍登 知縣冶城真寓稿

周長卿元 [illegible]有寫六[illegible]集一卷

盛伯年敏畊 文學

焦茂孝周 孝廉著有讀楷十卷

陳延之弘世 文學著陳延之集

王元簡可大 太守著三山彙稿

沈孟威鳳翔 給事中

顧元白顯仁 大參

張孚之文瞫 太守

焦茂直尊生 貢生有詩一卷

葛雲蒸如龍 文學有竹護齋稿

張玄度振英 文學

謝文學黃鍾 文學　汪雲太鍾英 知縣 工四六

翟攸孚文炳 文學 著陰符解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 參議 著疎園稿

何仲雅淳之 御史 著足園稿　王爾祝堯封 太守 著學惠齋稿

馬元赤電 山人 有遊梁記　李半野世澤 文學

李惟寅言恭 臨淮侯 著青蓮閣貝葉齋二稿

椰陳父應芳 山人流寓通州人 著椰陳甫集

朱王孫慶聚　王德載元坤 譯使 著雅娛閣集

詞曲

盛伯年敏畊 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 文學 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 文學有溪上閑情集今傳其叟烈記章台柳二記

黃上含方儒 文學著所花軒詞小令

陳盡卿所聞 文學著南北記又選南北詞記

書法

王元簡可大 行草

余伯祥孟麟 真行

李士龍登 真行草繼鼎小篆

姚封公之裔 真行學松雪

李惟禮寧儉 太學臨淮公子草書學懷素

姚叔卿汝循 真行

金玄子光初 舉人知縣真行

羅惟一萬象 文學草書學懷素

金後林殿 小楷師文徵仲行書師聖教序

沈孟威鳳翔 草書

焦茂直尊生 真行

張孚之文暉 真行

葛雲蒸如龍 楷書學歐陽率更

何公露湛之 行草法二王入品

何仲雅淳之 行書得晉人意

張玄度振英 真行學李北海

李半野世澤 飛白

林乳泉景暘 文學真行

郭成也惟誠 太學真行學宋射陂

畫蹟

何仲雅淳之 山水蘭竹

朱王孫慶聚 山水小景

王潛之元燿 灌幕山水

胡可復宗信 山水

吳季常繼序 中書流寓休寧人山水佛像

馬元赤電山水大幅　方樵城歪水墨山水

朱元士之士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尚書丁公興工濬古宮城河至內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　國初則南唐時物也南唐此橋爲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於內　國初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應埋瘞於此橋殆不能定其所繇也

古誧潮

金陵前志諸湖近皆堙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其遺址可攷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其地張陣湖在石頭城迎擔湖在石城後五里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擔湖北穩船湖在金川門外今水門內是而陳魯南南畿志言在佛寧門外恐非三岡湖在淳化鎮關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駕湖在丹陽鄉半湯湖即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鳳臺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于湖劉陽湖白社湖三城湖婁湖梁塘湖高亭湖石

坳湖河湖笪湖銀湖白都湖類堙爲田地其名閒有存者而不可攷矣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鏡川董佋漁趙高峯黄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爲苟合課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鑑歳必一週優劣勸懲齋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愛之即既貴顯老大悛悛執禮惟謹毋敢慢也後或

富貴之家纔有延師之意求託者已麇集其門始進既不以正矣既入館則一意阿狥主人之意甘為褻瀆而不辭甚且市驩於弟子恐其間我於父兄一切課督視為戲具矣又有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貴買譽聲名夤緣考試以蠱其主人嗚呼師法之不嚴至此極矣先入者為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可不慎哉

苦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為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吃得

菜根定百事可做又云須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呂與叔詩曰逢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顧憲副璪李憲副重邵侍御清皆趣操嚴冷生事蕭條處人之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尚書韜常以廢寺田贈李邵二公皆峻卻之顧公至其兄尚書餉以米亦謝不受也清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臻其方矣開國以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譽事業故不乏人得此數君子者尤爲丘園之賁吾於此有深慕焉

禮制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南臺。爲其猶子行冠禮。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絲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贊執事人數甚衆。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禮。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今留

都初締姻具禮往拜女家曰謝允次具儀曰小定將娶先期具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曰通信納幣曰行大禮將娶前數日具儀曰催粧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通信即請期第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壻弄新婦障車壻坐鞍青廬下壻却扇等禮今並無之唯婦下輿以馬鞍令步曰跨鞍花燭前導曰迎花燭彷彿舊事

婿禮古以不親迎爲譏留都則壻之親迎者絕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

送至壻家舅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壻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於第三月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壻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壻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謝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後壻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笄盒中用柏枝及絲

線絡葉作長串或剪綵作鴛鴦又或以糖澆成之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綵絨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詡爲吉慶之兆攷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驩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合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按此則今俗袝浴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酉陽雜俎言納采九事曰合驩曰嘉禾

曰阿膠曰九子蒲曰朱葦曰雙石曰綿絮曰長命縷曰乾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義

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沿流既久遽難變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某服者或內親或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者知生者亦不以玄冠色衣而傷且弔蓋哀慼在心故必變服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家送布始製而服之不送即應服而玄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共以詬厲加之而大家

復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毋論何人但入弔者即與以布或絹有生平不一識面開名爲布而弔者矣不知變服志哀乃衷之旗心既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本不爲服直以幣帛將孝子之敬爲酬酢而已向大鴻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非禮余心韙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記所謂餘閣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爲之其在姻友直有賻襚賵已耳賻以錢帛襚以衣服賵以車馬皆以助斂與殯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之奠此物而

已奠者置也置其物於前也今則賻襚之禮間有行焉賻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爲喪家致祭屠割羊豕崇飾菓蓏粔籹餦餭寓錢楮幣之類闐塞於庭客乃爲酹酒致敬夫酹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而服以示哀慼變常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賻襚以助之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輟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爲此無益之糜費是亦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間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爲儒者所訴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䂓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即期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即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

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吾鄉凡有婚喪自宗勳縉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樂而已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溷用浸淫之久體統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別駕歸攜海上所漂小人二以方籠豢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

聲咿咿如燕乳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白布裹其首若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爲余内兄王孝廉肖徵妻妻家多見之此前史所謂竫人又小人國海鶴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鴻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時臨淮地涌六里又無鹽危山土起唐江陵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又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在永州地如負甕而

起皆爲息壤王襄敏公家廳事與內寢中兩楹間有土墳起長可三四尺許橫可數寸許平之輒復如故至今所甃磚石崛起积人步其家亦任其自然不爲修治也余嘗謂古人文字與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鯀不合竊决壞之爲隄防以禦洪水此戰國堤防之所由始也以專愎自用不聞於上故曰盜正如補天之說豈眞如書所載奇詭至此哉今觀襄敏家地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亦不得輕疑昔人之論爲妄矣

飛盜

萬曆戊子己丑間留都有飛盜其來也不繇門竇僅於屋上揭瓦去椽垂繘而下有盜人樓閣中物經數月主人猶不知者甚苦其盜而緝捕不可得後乃爲其僕所首其人姓周居南門之大街衣冠車從若大家然亦與士大夫往還夜從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飛而無聲其子尤狡黠矯捷手持尺木點地即牆簷高一二丈已躍而上矣問得其情斃於獄其子竟先逸去終已不獲常見友人被盜處屋瓦揭動數尺而土灰無至地者亦是奇賊

俞道婆

宋金陵俞道婆得佛法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爲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拋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纔擬議便掩郤門時珣佛燈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孃孃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踢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珣竟不顧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面

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山中白雲

友人周吉甫名暉有雋才爲諸生制義多恢奇久而不售遂棄去隱居著書蕭然有林下風所著金陵瑣事南都文獻之遺多所徵信深爲名流所許乙卯冬投余山中白雲一卷多見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着跡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

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眞乃快意事又云句平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語尚有計較未能脫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又云對明月照止水便懷澄慮世間無心之物能使人亦無心也如此宅如此類甚多誦之使人泠然自盛仲交之後便當推此君爲隱士之傑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詩其警句有云寂寞徒供笑烟霞不受嗔又云綠尊堪累月青鏡不藏年又云閒道脫知

淺結交貧覺深又云煮茗烟凝榻彈琴月到門又云半酣疑有得多病掩無能又云酒醒雙燕語病起亂花飛又云嘯月野情淡眠雲春夢寒此等句置之錢劉集中不復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詩句貴有山林氣讀其詩殆無媿斯言矣

服飾

留都婦女衣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髮之飾履綦之工無

不變易當其時衆以爲妍及變而嚮之所妍未有見之不掩口者宋周煇清波雜志言煇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又趙彥衞雲麓漫抄載淸徽子服飾變古錄尤備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易既多措辦彌廣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仁廟之禁銷金眞珠白角長冠子亦輓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違式 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爲嚴備今法久就弛士大夫間有議及申明不以爲迂則羣起而姍之矣可爲太息

王荆公墓

志稱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過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凉寺問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此可以知荆公墓地所在又因以知宋時士大夫行役亦駐止於僧寺與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圍九十里高堅甲於海內自通濟門起至三

山門止一段尤爲屹然聚寶門左右皆巨石砌至頂高數丈吾行天下未見有堅厚若此者也陸游老學菴筆記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巳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按志言國初拓都城自通濟門東轉北而西至定淮門皆新築通濟門以西至清凉門皆仍舊址然則前所言堅固巨石者當猶是景之遺植也

宋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元老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元老異之呼至室内問其所得諭養生吐納内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惠耳元老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内人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柰

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元老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此墨莊漫錄所載。近郡邑志紀方外異人都不之及。此卒內韞至丹。外挫廉而藏名。眞古之有道者歟。

王逢原鍾山詩

王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詩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仰蹐蒼崖巓。俯視白日祖。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

我輩所及遂閣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而謂其峯多巧障日江遠若浮天之句爲非人所及至指案上硯與東坡聯句纔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語遽爾輟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長處就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萬曆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橋洞下土得舊璅子甲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濬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璅子甲一領銅鍑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

挖掘始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濬溝掘地。得斷碑一片。其一面上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樵夫擔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擔衣篋前行。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晒漁網。小舟橫於水中。最爲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攻畫佛及

鬼神任南康李璟爲待詔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頗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傅彩明澤璟嘗命仲元畫寳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今此圖其一也其一面爲武洞清筆畫有優曇樹下立一峯不前一古佛手持經卷止一半身其餘缺壞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動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蹟世無存

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脚與字脚相對刻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盡頌古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參馬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聲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當擧似平和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閱臨濟宗派

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稿無盡可以頌寄之云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裡翻觔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腰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敞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又公爲給事中時與前倪尚書謙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鮮賜一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

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臣中則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太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寧人方承裕以　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宮孤卿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毅皇后父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旂以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

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王公敞以兵部尚書周公金以南戶部尚書梁公材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敞周公金梁公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尚書童公軒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　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綢猫竹筍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

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力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㑹行蠕蠕如蟲豸不識其爲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膳部命工臨摹裁歸天竺供養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內生甚熾烈須臾燙熟如去薪火郎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鍾即所稱景陽鍾也鍾有一百八乳乳乳異聲故名乳鍾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鞔者

天界寺有佛一尊濶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眞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檀龕盛之迎供於寺之毘盧閣予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

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為人所竊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昆侖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濶如之齊梁時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醫院時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癥取藥御筆也字真行相間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

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宮掖中人不直言故密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押字形爲象多用印章曰東宮圖書曰東宮之記曰大本之堂曰肅清精密曰謙光曰緝熙曰中和小印曰印完又一圓印徑可寸許内作雙龍形篆而書語温厚款曲藹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親洽如此自後九閽日高即臺閣大臣得此以爲異典矣

御筆藥方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馬烏肝丸馬鳴肝卽蠶沙五月收者揀淨炒至烟起用半斤大草烏二兩入灰火內逼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爲細末酸醋煮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下墜大便後肛口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艽當歸湯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荳蔻一兩三稜二兩蓬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香附子二兩蘿蔔子一兩炒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炒黃連二兩吳茱萸二兩湯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

錢醋煑石爲末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嘗同卜六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庋一投壺其座高三尺餘上以竹爲壺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斜拖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壺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蟠松二株榦形正赤而翠葉如針葱菁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

畜二鴨蓋雌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即旋繞其籠逐之不去飼之食弗食也巳殺其雄以沸湯燖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鴨不入庖矣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釜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餘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妾亦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彌健有得於內

養之術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爲餌采鍊有法或言不待鍊也取未孕婦人者以糕糝而吞之徐公每夜以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過夜煑食之嗽棗法嘗聞於方家至吞月水則自未有言者頃雲間李生中梓作本草藥性解始刻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舊所不載此又下於紅鉛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顔養命之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闔雙

屏觀之影於縫中倒現玲瓏可覩永慶寺之塔影在殿左伽藍小殿牕牖中倒現其闌楯皆歷然二室皆向東一寺之房無數獨現於此何也大報恩寺之塔影在城內油房巷塘中舊鐵塔寺之塔影在候鶯橋方氏塘中其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牖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牖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平行如內燈左旋則影必先從右上角而下至中稍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

面無不然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遽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卑而高近而遠於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窻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牕所束皆倒垂鳶飛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衖童孺婦媼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傷粧臺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

有數落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干等雖音節皆倣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纂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敎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

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一小拍板或
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
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
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
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
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
崑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
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
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酒　三則

新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名唐詩言十斛金陵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路供滿殿香麯而自余所耳目市酤所有惟老壜酒色重味濃如隔宿稠茶稍以灰澄之使清曰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嚼又下則重陽後市店皆置帘開清酤之曰黃酒純以蘆灰罨之差比於壓茅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殢苦多飲之拖沓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泫今寧館清用之味殊辣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麯

以藥摻之使勿敗又云瓶以烏頭或人言拭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慶曆間士大夫家間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隱之眞一徐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華淸施太學鳳鳴之靠壁淸皆名佳醞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菴太學之玉膏趙鹿岩縣尉之浸米白心麓之石乳馬蘭嶼之瑤酥武上舍之仙杏淸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倉泉周似鳳之玉液張雲冶之玉華黃瞻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朱葵赤之

蘭英陳撥柴之銀光陳印麓之金英班嘉祐之蒲桃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鬱金香何丕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濤内府之八功泉香舖營之玄璧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露者薔薇露者荷盤露者金莖露者竹葉清者大槩以色味香名之多爲冠絕於是市賈所酤僅以供閭閻轟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酤之者矣

余性不善飲每舉不能盡三小琖乃見酒輒喜聞佳酒輒大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内之滿殿香大官之内

法酒、京師之黃米酒、薊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秋露白酒、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盤露酒、紹興之荳酒、粤西之桑寄生酒、粤東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荳酒、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揚州之雪酒、稀薟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絕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蘇州之㬉酒、三白酒、揚州之蜜淋漓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

白酒間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柹酒棗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湖州南潯所釀當爲吳越第一若四川之咂麻酒勿飲可也

四夷入國朝來所聞釀酒朝鮮以秔爲酒女直嚼米爲酒韃靼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爲酒浡泥亦以椰子爲酒拂菻國以蒲桃釀酒緬甸有樹頭酒暹羅以秔爲酒王弇州聞之人言

此爲四夷第一于闐國有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茶品

金陵舊無茶樹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山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炒法不如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坐享清供誠爲快事稍紀其目如吳門之虎丘天池岕之廟後明月峽宜興之青葉雀舌蜂翅越之龍井

顧渚日鑄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蘿之上方秋露白閩之武夷寶慶之貢茶歲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減孫承祐之小有四海哉

魚品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鰣魚刀鱭河豘外有鯉青黑色有金光隱閃大者貴有鱓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黑有青魚類鯇而鱗微細有鱖巨口細鱗蘇子所謂狀似松江之鱸者也鬣利如錐肉緊而無刺類蟹螯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鯿

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鮥腹脊多腴有鯵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筩觜也善啗諸魚而品下有鱘身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啗爲鮓良其腮曰玉梭衣有鱧身似鱓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鮰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華流水鱖魚肥即此第此魚惟秋爲美俗曰菊華鮰有鮎頭扁而口哆濶身黃黑白錯尾如鮰小者曰汪刺有鯽水中自産爲

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有鰱頭巨而身微類鱅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爲上味有麪條魚身狹而長不踰數寸銀魚之大者也累以麵糊油煠而薦之又有黃鱓鰻鱺皆以魚名其形質實一虵別爲一族與蝦鱉同

果木移植

橄欖椰子榧子楊梅皆南果也榧子移此活矣而不華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橄欖嘗

有核墮地出小樹可三四寸具有枝葉而竟不育楊梅自光福去金陵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有數株供　太廟薦新者時萎輒移吳種易之所結實去本地形味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南花也末利蘭花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過冬壽可四五年而蘭倍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從來有能過冬者有頻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產亡異頻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結子香味差具而色異

形不逮也。繇此觀之，以北就南則生，以南就北則死，理固應爾。然宋艮岳種荔枝結實，徽宗曾以賜近臣。今以南之荸薺種於寶坻三河，所結實形大而肉香脆，反踰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叵定也。

紀蟲 二則

南都呼小蟲曰蜘蟟，曰秋娘，曰蚓蜋，曰蜻蜓，曰梁山伯，曰橘蠹蛾，曰金絲麻藍，曰黑老婆，曰紅姑娘，曰豆娘子，曰白蛺蝶，曰黃蛺蝶，曰促織，曰紡車婆，曰都了，曰蜜蜂，曰細腰蜂，曰壺蜂，曰牽牛郎，曰野蔴蛾，曰撲

燈蛾。曰叩頭蟲。曰樟木蟲。曰飛蜓。曰蝍。曰螻蛄。曰蟋蟀。曰斑蝥。曰叫蚸蚱。曰小青蚸蚱。曰土蚸蚱。曰菊虎曰蠅。曰蟣。曰牛蝱。曰狗蠅。曰螢。曰蠛蠓。曰米牛子。蟲之在木者曰蠹。在地者曰蠐。曰蟦。曰蟦螬。俗曰駱駝。在水中者曰蜞。又曰蚑。俗呼馬蝗。曰打拳蟲。曰水蛇。蚤在水面者曰寫字蟲。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蠨蛸。曰蠍虎。曰壁蟢子。曰裴衣蟲。曰蠼螋。曰蚰蜒。又曰蟑螂。曰蚰蜒螺。在竈下曰竈蟞雞。在木中者曰白蟻。在牀壁曰蟄。在簷角屋隅總號曰鼅鼄。曰蟰蛸。曰

蟏蛸一曰鼠婦在壁上捕蠅曰蠅虎在人身衣縫曰蝨在地與床嚙人曰蛇蚤在厠曰蛆

客座贅語卷九終